

青年軍浙閩行軍記

● 徐 起 欽

徵集青年編練新軍

抗戰末期，日寇敗象已露，色厲內荏，猶作困獸之鬥，集結兵力進犯湘、桂、黔諸省，連陷數城，連滇緬公路的要衝獨山亦告吃緊，陪都重慶震動，我軍除調集精銳迎頭痛擊外，最高領袖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特號召知識青年從軍，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為口號，徵集青年，計畫編練精銳新軍，充實抗戰力量。不過，層峰編練青年軍的構想，並非只針對襲我大西南的日軍，而是美國有意派遣海軍陸戰隊登陸我東南沿海，向日軍發動殲滅戰，為配合美軍登陸作戰，故有青年軍的編練計畫。

青年軍編成九個師

徵募號召於一九四三年底發出，僅兩月餘，即有十二萬五千多愛國知識青年報名從軍，筆者為其中之一，當時只有十七歲，初中甫畢業，體格健壯，多報了一歲，符合年齡下限，而獲選加入行列。這些青年由青年軍編練總監部編成九個師和五個特種兵團，番號為二〇一師至二〇九師，陸續成立於川、貴、陝、滇、贛、閩及皖省，早期入伍者被編組為遠征軍，曾在反攻緬甸作戰中大展身手。

各師編組地點為：二〇一師四川璧山、二〇二師四川綦江、二〇三師四川瀘縣、二〇四師四川萬縣、二〇五師貴州修文、二〇六師陝西漢中、二〇七師雲南昆明、二〇八師江西黎川、二〇九師福建上杭。筆者編入二〇九師六二五團三營七連，身分為二等兵，駐紮廣東蕉嶺的廣福鄉，

接受戰鬥基本訓練，不料整訓正待完成前夕，兩顆原子彈粉碎了日本稱霸太平洋的迷夢，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戰爭結束了，河山光復，青年軍壯志未酬，但青年軍二〇八師及二〇九師卻被政府賦予特殊任務，準備派遣來台，保衛海疆。兩師合編為第卅一軍，於來台前在閩省做了一次長途行軍訓練，嗣又於決定不去台灣後，在浙閩作第二次的行軍。

第一次行軍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展開，按照行軍教令，二〇八師於十月上旬，由江西省中南部，分五梯次進軍福州。二〇九師也分五梯次於十月中旬由閩西及粵東出發，目的地也是福州，兩師集中後，再乘輪來台。筆者所屬的二〇九師六二五團，按行軍佈告圖，於十月廿四日起程，行軍

路線為：廣福鄉→十方→上杭→舊縣→新泉→朋口→文亨→姑田→小陶→洪田→永安→貢川→三元→沙縣→青州→西芹→南平，再由南平乘內河輪船沿閩江順流而下至福州。

途中有十六處歇宿地，每隔三、四天休息一天。行軍前一日，各連派出先遣人員，先至歇宿地準備食宿事宜，俾於部隊到達後能立即有地方可住，有飯可吃。

長途跋涉惟靠健腿

長途行軍，靠兩條腿走路，十分辛苦，每人要隨身攜帶配發的武器（步槍或機關槍、手榴彈等）外，還要將棉被、軍氈及零星物品裝入背包內背著走，每日僅吃早、晚二餐，途中雖偶逢賣吃食的攤販，但因物少價昂，少有人購食；飢腸轆轆，兩腿乏力，卻又不能落伍，其艱苦可想而知。初期三、四天，很是精疲力竭，肩痛腿痠，然而磨鍊數天後，腿腳逐漸自動調適，不覺得艱苦了。

師部政工人員深知官兵長途跋涉行軍辛苦，沿途貼了許多辭句優美加油打氣的標語。筆者依稀記得以下數句：

(1) 行百里者半九十；先苦後甜，最後

必然到達目的地。

(2) 行千里路，勝讀萬卷書。

(3) 同志們，加油呀！前面就是今晚的歇宿地。

(4) 台灣風光好，日月潭再見！

(5) 冬瓜兵呀，我們將可共遊阿里山了！

（註：女青年大隊的同志們，每個都養得胖嘟嘟的有若矮冬瓜，男同志們都稱她們為冬瓜兵。）

(6) 砲兵打冬瓜，一打就開花。

美景令人流連忘返

汀江發源於福建長汀與江西邊界的山區，迤邐向南流經上杭、永定，到廣東大埔縣的三河壩與梅江合流後改稱韓江。我們行經上杭時，曾目睹美麗的汀江景色。上杭縣城沿江岸街道，仍保持有古城牆模樣。我六二五團行軍的第一天是由廣福鄉出發，經武平縣的十方，第二天下午即達上杭，晚飯早早用過，筆者與數位戰友，於傍晚同登上杭城樓，臨江眺望，但見江水滾滾，碧波如湧，對岸農舍櫛毗，阡陌縱橫，夕陽即將西沉，彩霞滿天，天然美景，令人流連忘返。

翌日繼續行軍，離上杭市區不遠，踏

過工兵營在汀江上搭建的浮橋。那時的汀江，河水不深，水色澄澈，可見魚類在河中載沉載浮，游來游去，一面行軍一面賞景，紓解了不少旅途的困頓。

沐浴新泉天然溫泉

是日黃昏抵達行軍的第四站新泉，汀江的支流舊縣河流經該地，聞悉舊縣河河床中，到處都是天然的溫泉，大家於晚飯後，紛紛奔向河床上的天然溫泉，沐浴一番，洗盡征塵勞頓與滿身汗臭，惟沐浴時，有人說附近山區常有老虎夜出，噬人食牲，大家聞悉都不敢久留，趕緊回營睡覺。

依照行軍計劃，六二五團行軍每四天可休息一天，到達新泉時正是第四天，應休息一下，但涂澄清團長因本團是全師最後一團，前面已過去三梯次，復又接獲信息，剛編入二〇九師的六三九團，正由江西瑞金奔向本團行軍的下一站朋口，他們若是趕在我們前面，出糗就大了，於是涂團長下令本團在新泉不休息，於翌晨早餐後，立即向朋口急行軍，一口氣奔向朋口，抵達時才是中午，因此我們在朋口休息了一天半。六三九團方面，探知本團已搶

先到達朋口，只得在朋口的前一站多停一天，免得大軍開到朋口時無歇宿之處。

姑田孕育美麗姑娘

六二五團涂團長，在行進中看到官兵已露倦容，乃在十月卅一號清晨集合全團官兵於文亨的一個曠野較平坦的場地作精神講話。是日恰逢委員長蔣中正生日，涂團長首先率領全體官兵面向西北，遙向蔣委員長祝壽行鞠躬禮，接著講了許多訓勉與鼓勵的話，其中幾句詼諧有趣，令筆者迄今記憶猶新，記得他高聲說：「弟兄們，長途行軍的確很辛苦，希望大家要有『神仙肚』、『鐵肩背』和『硬腳腿』三項基本法寶，就不會有甚麼困苦了。」

涂團長是廣東蕉嶺人，嘉應（現稱梅州）五屬的青年軍都聽得懂他話的意思，但其他縣籍同志就未必能瞭解其含意了。文亨過去就是姑田，由於在文亨歇宿了一夜，官兵精神振奮，行軍加緊步伐，很快就到達姑田。在姑田，有兩事令人難忘：（1）姑田轄屬連城，境內多山丘，高低起伏不平，閩江支流曲溪發源於此。姑田為一盆地，周圍的山坡遍植可供造紙的樹木與竹林，所以小型造紙工廠林立，所造

紙張，質佳耐磨，享譽閩、贛、粵三省。

（2）因姑田山川秀麗，孕育容貌出眾的人，尤其是女人，看來特別美麗，在我們駐地附近民家，都可看到許多年輕貌美、婀娜多姿與談吐大方的年輕姑娘，至今猶有綺思。

部隊離姑田後，經小陶、洪由、永安及貢川一帶，均沿沙溪蜿蜒而行，中途有一處，右有嵯峨的高山，山岩下流水淙淙，溪流中停有一艘小木船，景色絕幽，對岸山壁刻有「小桃花源」字樣，令人不禁想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有絕塵脫俗之感。

與民眾舉行足球賽

下一站到達永安，永安具有都市形態，人員輻輳，商業鼎盛，為抗戰時期的福建省會，由福州疏散於此。我們大隊人馬抵達距市區前約二公里時，已見黃包車在公路上疾走或停下載客。我們軍人，不但不能乘坐黃包車，涂團長還下令整頓隊伍，一連一連的踏著正步走進市區，直至走到各連分配到的住處為止。

永安城內多半是木造房屋，外牆一律漆上草綠色，為避日本軍機轟炸之故也。

大軍再進即抵三元（現改稱三明），

抗戰時若干文教或訓練機關遷入培訓人才，如中央警官學校、福建農學院等，我軍到達時各該院校正忙遷回原校地。團部政工處獲悉他們有足球隊，為促進軍民聯誼，立即協調與我六二五團足球隊，在福建農學院球場舉行友誼賽。本團官兵紛紛前往加油，結果我隊獲勝。

接著抵達福建中部閩江支流沙溪中段，溪畔有一重鎮沙縣，我團抵達後休息一天。此段沙溪已匯集若干小支流（如曲溪、永安溪等），水勢漸急，又因河面較寬，河水清澈，且有一處露出潔白的沙灘，是游泳的好所在。時近中午，天氣溫熱，官兵好泳者紛紛跳入沙溪游泳戲水，有些大膽者竟向河中心的最深處游去，忽然有位同志抽筋溺水，大喊救命，幸有游泳技術較佳者趕往馳救，合力將溺者救起，拖上沙灘施以人工呼吸，並壓其胸部數次，俄頃溺者咕嚕一聲，吐出原先吞入大量的河水，逃過死劫。

開鼠疫官兵也驚心

沙縣是福建省的大縣，地勢開闊，市區寬廣，街道頗為整齊，人口亦多。我們

抵達後，利用休息一天的機會，大都結伴到各處遊玩觀光。我發現沙縣有三多：

(1)城內有數所中學，街上隨處可見許多男女學生，都成群結隊而行，或在大街小巷遊玩。

(2)沙縣位於閩中，屬於後方山區縣城，政府於抗戰期間將許多前方作戰受傷官兵運來此地醫治療養，所以到處可看到兩臂夾持拐杖的傷兵。

(3)這些傷兵同志為謀得一些收入，許多人在販售香煙，所以大街小巷香煙攤販林立。

部隊再走抵達南平，原訂行軍計劃，二〇八師與二〇九師於抵達南平時，要在南平停留一、二天候船運到福州集中，然後跨海赴台，但當我們抵南平對岸時，竟奉命不得過河入市，不論是師直屬部隊或各團人馬，都是沿閩江右岸繼續步行到十公里外的小鎮夏道歇宿候船，可說是望南平不得其門而入呢！

詢問長官，始知是早我二〇九師抵南平的二〇八師人馬進入南平市區歇宿時，因爭看電影與當地人士發生糾紛，以致後到的二〇九師不能進入南平，避免再發生其他衝突。

夏道是南平斜對面的小鎮，位於閩江右岸，甫發生過鼠疫，鎮內十室九空，人口稀少，各處灑有石灰，用以消毒。二〇九師各團到達後，歇宿一、二天，以便等候內河輪船運送福州，官兵聞悉曾發生鼠疫，死了很多百姓，無不膽顫心驚，都不敢隨便外出，以免致病。

六二五團行軍有廿幾天，於民國卅四年十一月廿日左右，終於抵達福州市郊的甘蔗鄉（屬林森縣），全團都駐紮在遍植各種果樹如龍眼、荔枝、柑桔、橄欖等濃蔭密佈的樹林中的民房。經官兵清掃後，民房變成莊嚴整潔的兵營，各連都有中山室和操場，團部則有可容納三千人活動的大操場，我們在此森林營房約住了一個多月之久。二〇九師的司令部則設在福州市的西禪寺，其他各團也分駐於福州市周圍。

兩師官兵因要赴台接收，台灣同胞大都不懂國語，所以上級長官要我們趕快學習日語，在福州，不數日就由師部派來精通日語的教官教學講日語，於是「アイウエオ」之聲，不絕於耳，我也學會一些日常會話的簡單日語。但過了三、四個星期，聽說上峰已改變決定，青年軍不用去台灣了，而要留在內地實施預備軍官教育訓

練，師部女青年大隊則提前復員解散，各回老家。上級乃命青年軍二〇八師於十二月中旬調赴浙江嘉興、餘杭一帶施訓，二〇九師調赴浙江的紹興至餘姚一帶施訓。於是又有青年軍第二次的長途行軍。

再次浙閩長途行軍

青年軍二〇八師與二〇九師，依照軍部（卅一軍）規定，二〇八師首先出發，於卅四年十二月中旬由福州開始向福建北部及浙江西南部，攀登武夷山，穿越仙霞嶺行軍，最後至浙江的嘉興、餘杭為止，行軍途程共約二個月長；我二〇九師則於二〇八師出發後，尾隨後行，目的地則為浙江東部的紹興、上虞、餘姚一帶。

我六二五團於民國卅四年的十二月中旬某日，由甘蔗鄉進駐福州市區，部隊沿著閩江下游的福南（福州至南平）公路前進，路程僅有一天。起初是成二路縱隊前進，途中遇到開始長途行軍往浙江的二〇八師六二二團部隊迎面而來，彼此的帶隊官互相敬禮後，同時發令部隊改成一路縱隊。一霎時，六二二團官兵和我們六二五團弟兄擦身而過。只見二〇八師的弟兄們，除背包及槍械外，每人都帶著一把福州

特製桐油紙傘，作為長途行軍擋雨之用，這也是我們第一次遇到的奇景。

當日午後二時許，我六二五團進至福州市區的洪山橋，轉眼就要進城了。在洪山橋的左側山坡公路邊，看到尚有一個直徑約卅公分，高約六十公分的地雷露出於泥層外。據說是日軍佔領福州時留下未及處理的危險物，我們避開它的危險地帶走避。離開地雷危險區後，涂團長吩咐各連略作休息，重新整頓出發。斯時，每人都身著簇新的藍色棉軍服，腳穿鞋底嵌有鐵片的黃色皮靴。帶隊官發令進城，個個精神抖擻，一連接一連作閱兵狀，大踏步向福州的街道前進，雄赳赳氣昂昂的青年軍們，步伐整齊，靴底落地，喀喀有聲，各連輪流大聲唱著軍歌，嘹亮的歌聲，此起彼落，軍威之壯盛，吸引了福州市民萬人空巷出來迎接觀看。傍晚，抵達東門一帶接駐二〇八師六二二團空出的營房。

預官訓練結業復員

青年軍二〇九師在福州地區駐防二個多月，又要行軍出發了。不過這次我們非常有福氣，原先計劃是俟二〇八師全部離開福州後，我們就跟隨前往浙江。但我們

的師長溫鳴劍協調得當，徵用海輪運送我們赴浙。運輸次序仍然是師部直屬部隊領先，接著是六二六團、六二五團、六三九團，六二七團殿後。出發時間自民國卅五年元月中旬開始至二月上旬全部運送完畢。全師都由馬尾港上船到浙江寧波登岸，然後再由寧波沿滬杭甬鐵路線改成的公路作短程行軍到駐地。

二〇九師六二五團在浙江的駐地是上虞縣驛亭鎮，已是陽曆二月初，但仍在過舊曆年，歡樂氣氛仍在。我們輪船沿東海岸線北駛，航行兩日夜抵達寧波。由於很多人是首次乘船接觸海洋，極感新奇，紛紛走上甲板欣賞海景及沿岸山景。起初大都興致勃勃，但不久因外海風高浪大，船身顛簸不已，漸感頭暈，只得走下船艙休息。斯時已有許多同志暈船嘔吐，艙內空氣不佳，以致一個接一個嘔吐起來，將先前吃進的食物全吐光了，最後竟吐出黃色膽液，精疲力乏。於是有人喊出寧可走遠路而不願乘船的怨聲。

在寧波登岸後，部隊在碼頭整隊，一如先前進駐福州市區一樣，在寧波市區的柏油路上，我們大踏步步行進，軍容如昔。不同的是走正步時感到腳底下的道路軟

綿綿的，且有點左搖右擺，此種感覺係乘船二天二夜的結果。部隊在寧波的和豐紗廠歇宿二夜，又開始了三日的短程行軍，途經慈谿、餘姚均各宿一晚，第三天傍晚，六二五團到達上虞縣的驛亭鎮駐地，實施為期四個月的預備軍官教育。

我二〇九師抵達目的地時，早行將近二個月的二〇八師官兵還在富春江畔跋涉，數日後，他們也抵達駐地，但在行軍途中，聽說二〇九師係坐船而來，沒有步行，心裡很不舒服，以致有在鬧事者，幸而都是小規模，無礙大局。

兩師官兵長途行軍雖然辛苦，但能接受全國首創的預備軍官訓練，都覺得很光榮。訓練期間，委員長蔣中正及夫人曾至杭州，檢閱我卅一軍，對軍容的壯盛，印象深刻。訓練完成後，我們於三十五年六月三日復員退伍，各奔前程，結束了一段值得回味的從軍行。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